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一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序

二十五圓通圖序

爲王憲長弘臺題

毘盧遮那已泐界爲身。則根根塵塵皆徧泐界。亏身舉一毛孔徧則毛毛皆徧。在境則拈一紋塵徧則塵塵皆徧。亏心則念包十世古今。劫念同時。則念念皆徧。如是則無一泐而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限量可局乎。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入哉。是已楞嚴會上世尊特偈二十五太士。普爲

諸人傍通一綫大似含元殿裏指長安。益曲爲鈍根  
拈弄耳。雖是門門各路處處皆通。正眼看來未免醫  
目生琴。居士一齊折合。卷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  
墜。鱗介羽毛同放。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  
弘臺居士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  
不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場敗闕仔細簡點將來畢竟  
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毘盧遮那法界爲身。已琴藏莊嚴而爲報境。由往管  
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爲藏者。已此心在衆生名爲

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等藏世界益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王家審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曰菩薩修行名無盡藏已卽心妙行而爲功惠法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等嚴所宗法界心體而曰妙行爲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爲佛狀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卽回向三處謂衆生菩提及已實際積行已成藏行故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如積回向如椽所謂積而能椽由椽已成惠譬夫聖人損有餘已奉天下盛治之吏也故曰有

之曰爲利無之曰爲用是曰吾佛世尊曰盡法界之  
法藏滄偁自性之衆生歟曰莊嚴惟心之果報觀夫  
等藏莊嚴之妙更豈向心外求之哉第曰衆生狹陋  
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曇等精舍  
門人觀衡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  
嘆曰大哉妙行普焰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  
序之刻曰別行予喜佗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卽此曰  
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等藏莊嚴步步  
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  
化爲無盡功惠藏矣詎不成一大更因緣哉

重興青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汰託之偽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刹而三審現  
菴指道場而慧燈發燄益由道假人弘吏因理顯是  
三諸祖汰崛之不可泯者若人身之血脈不可一息  
間也任道君子可不爲之畱心哉惟禪宗鼻祖鹵來  
直指最上一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于瞿溪而  
青原南岳爲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于五鹵湖南其  
下五燈分燄皆曰二老爲燧人此道昭昭如中天日  
月千百季來闡狀而愈章者是知茲山爲人心世道  
所關最重予少季曾禮七祖見其僧非拔俗寺委荒

業惟諸賢祠宇尊祀其中時則慨狀嘆曰諸天奉佛  
諸賢亶天狀各尊其道理或宐狀恐神有所未妥也  
徘徊而太間嘗與紫柏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源頭  
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呂爲狀師先侯子亏匡山及  
乙未予年五十呂弘恣致譴放亏嶺外因得重濬贊  
溪之原呂爲禪道重興之兆辛苦八季而祖庭始開  
功雖未圓中興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  
尹氏發心重整青原持鄒給諫公書爲先談且云子  
尹爲七祖忠臣子聳之躍狀乃先囑其妥神祠爲第  
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寢越癸丑遂之南岳踐金簡

曾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也丙辰予弔紫柏有吳越之行至雙徑見禪道大振叅究者衆予歎曰此贇溪一派重衍也丁巳夏歸佳山佗休老計見東林蓮社重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練公書亦至云大修青原冀得一指點益子尹偈心述子之本願其祠已妥而首爲檀度顯成主佛者則劉晉卿張壽長鄧陵舄也予乃浩狀歎曰六祖裔言葉落歸根禪道自贇溪一脉始於青原而傳燈諸祖至中峰之後漸斂我國初不多見矣予自濬贇溪不數季而此道復振于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佳山



石門適青原大興千季之後復見今日豈非應葉落  
歸根之讖哉惟管盛時莫盛亏鹵江馬祖今也重振  
再見亏青原是知道運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  
將來八十一人同出馬駒之下者是脊墜亏今日斯  
役也檀度之功任之者衆不俟予言故特述禪道隆  
替之由吕告諸同忠不在莊嚴佛土而在允輝佛燈  
吕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爲之化也又豈可  
吕尋常建一刹剏一序爲佛吏者同日而語耶萬曆  
四十五年仲夏十日

續粵岳寺汰派序

達磨鹵來單傳直指。曰：心印心，妙悟者爲的骨兒孫。原無名字及六傳。讐溪下從南岳青原道分兩派。曰：各從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各立門庭，則稱某宗。某宗者，但曰建立宗旨，令知歸趣，亦非曰假名爲道脈也。自後禪林日衰，師歛口耳，天下叢林，但亏開山之祖。原系某宗下，各尊爲鼻祖。曰：五家獨臨滄道，徧天下。故海內梵刹多推之。特世諦流布，其來尙矣。衡州等藥寺，本從臨滄出。曰：重開山僧，紹秀爲始祖。立二十字曰：紹宗希晉，衛正克嗣，通玄圓明，真性海汰。衍復崇原，今已盡矣。適予來寓靈湖，且將東遊，時寺住。

持等領大衆焚香禮請立其派予無復異卽曰原字  
爲始起續四十字偈曰原自瞿溪濬燈從南岳傳廣  
開清淨理妙悟祖師禪頓了惟心旨歸依寶智詮  
來教密意福慧永無邊是足曰嗣宗風乎特曰假名  
說實相合不昧其本原耳後之子孫其尊奉母忽

南岳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霧山一會儼然未  
散求靈南岳息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予是智者  
乃著止觀妙門鹵域梵師曰此與鹵域耆楞嚴經大  
旨相同大師聳之日夜鹵皇禮捧一十九季願見此

經今南岳天台寺卽智者大師撰經處也千有餘年  
撰臺現存曾儀部金間欲石刻楞嚴經于臺上言滿  
智者之屋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予與曾公  
爲泐門知己久期終老南岳癸丑冬月長公扶搖攜  
乃翁書迎予迓湖東予應命至則見諸祖道影八十  
八軸乃逢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知忍歆請丁南羽  
高士名筆也各三堂其二置五臺峨眉此一專爲南  
岳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間曾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  
君屬其請歸南岳向弓山中無可置之地故存湖東  
予亏是屢禮道容如入諸祖丈室也比卽發心願建

影堂呂奉之乃爲募疏太僕蔡公槐亭身爲行先願  
竟未果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季辛卯弟  
子如繹書來云已復天台欲重興之適會長公遵先  
人遷命呂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予葺疏併儀之予  
聞而喜曰此予未後未了願也嗟乎泐緣與時互相  
爲顯晦亦邇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泐統乎一心故有  
性相二宗本乎一致佛滅未幾而性相角立分河飲  
水從來舊矣無論鹵域卽此土教由天台說三觀呂  
明一心禪自拈鸞二十八傳達磨字東來爲鼻祖五宗  
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今也諸祖遺影

畢集于斯。卽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予居湖東。欲奉諸祖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已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三觀一心之旨。已暢智者未見之懷。如繹今得居其地。復奉諸祖于其中。不但了余未了之緣。抑滿智者未盡之心也。卒何如哉。繹也。果能竭力忘身。從叟于此。予卽老矣。尙能坐捧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千峰點首。萬鳥低眉。虛空結舌。異幟盡降。智者大師定側耳于常宗。光中習氣。猛發亦當起。忍于蓮華藏海。與諸祖一時警效。彈指也。其募疏已存。苻倫故但

述道影之因緣併釋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已爲開  
導葺茅也。是爲序。

焦山泐系序

傳燈所載諸祖泐系惟已心印相傳元不己假名爲  
實泐也嗟乎禪道下衰真原漸昧自達磨鹵來六傳  
曹溪一泐不立及五宗分派益已門庭施設不同而  
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明國初尚存典  
刑此後宗門泐系蔑如也已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  
內列刹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已字  
派爲嫡而未聞已心印心由此觀泐則大可悲矣舉

世皆朕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  
姓如衆流入海。今推原五宗真傳。則泐眼早入高麗。  
滹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罄洞則少林獨擅。方今  
天下僧寺。泐系多偶臨泐。一派盛行。至若正枝旁出。  
皆莫可考。益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橫出。  
逃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  
山。呂泐系字派爲請。且云。茲山十葦原自始祖覺初。  
祖心禪師本臨泐旁出。爲賈菩薩者。近代兒孫皆逃  
其源。禪人慕之。乃考十葦先後之次。緝爲譜系。正名  
分。呂垂後裔。朕雖假名。是亦因名立教。儻亦賴此。呂



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至亏蔑倫犯義者  
尤足已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  
六傳已盡故爲續其三十二字已從俗諦若指此爲  
宗則臨滄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卻矣

鼎湖山詩後序

鼎湖山白雲寺其來久矣晉暨溪泐道盛時出其門  
者皆洞明心印人天師表忠常禪師乃與青原南岳  
諸老同侍巾幘者二老道化一方常師遂隱此山已  
終焉梵幢猶存露骨藏之亏此信其爲泐門巢許也  
余少能讀書時則知有蒼梧之埜鼎湖棄菴之故吏

將爲好吏者。寓言高舉。己爲美談。及丙申春。蒙恩遣雷陽。又二季戊戌。冠巾說汰。亏五辛之青門。戈戟場中。時門人審賢字本淨者。充第一座。會罷。佗禮云。且將隱。亏鼎湖。余驚喜不已。扣其遷迹。則云。久廢藩伯王公。皆爲羈端州。時命父老重葺。今又圯矣。余因力贊賢公。己居之。且囑其死。心定志。己盡生。兮。若果余當休老焉。賢公。己余言。遂忘形。吏心。己常公爲任苦心勞力。不堪其惠者。又三季庚子。余入山。禮常公。塏乃爲賢公作經。始計定其規模。務在妥神。霽。己藏修足矣。不期季而三審重成。佛儂莊嚴。煥狀。光奕。余

喜而嘉之癸卯秋日之贇溪且訂明年鼎湖結璽之  
盟甲辰季春出山謁制府卽將奔雷陽之行曰病佗  
不能就道遂維舟江滸且冀避暑山中俟徂秋而往  
不日乃奉按臺檄不敵少留悵皇雲山眉睫間不能  
一至豈非緣哉曰一至而不可得曰此觀夫常任茲  
山者清涼之福豈啻人天倍萬劫耶余病小可卽曰  
登龕輿公時時相慰舟中余且愧見笑亏山霧而不  
忍別遂賦詩五章託公曰謙且問訊亏常公異日者  
儻天假之緣吾當爲公暨宰堵波亏荒棄草莽中也

徑山忠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忠之詳矣。及佛汰入中國。則琳宮梵序。皆託迹。于名山勝地者。在在壘羅。此益道脈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偈方忠爲野史。而佛刹之忠。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奇勝。自國一開。山簪偁汰。崛已其山。自崑崙而東。迤雄峙五岳。而南幹自衡湘。地邈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融結茲山。已鍾靈秀。故佛刹始勅。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汰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季來。汰幢傾圮。僧徒寥寥。萬曆己丑間。逢觀

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勅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僧徒往請者重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宋焰殿序亦因是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啓古化城爲藏板地當道藩臬諸公淡心恢復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增丐鵬搏峰下與大慧同條是豈小緣哉狀管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于茲爲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苒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其圖藉卒呂王漢今大藏乃法界之圖藉也盡收于

此而拓泐王之疆土者必大賴亏是矣非此山之鍾  
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泐哉於戲因修者易勦業者難  
今中興泐門之大業非圖籙班班後世將何考焉是  
徑山之患不得不侷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曰便  
考覽而特爲之序

菩提菴妙明坐序

余坐菩提菴新構丈室主人請坐名余題之曰妙明  
大衆請開示老人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  
妙二語也曰滿慈耆耇根身器界一一清淨本狀因  
起疑曰旣是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

法邪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到此實難措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關。曰詰之狀上句不屬迷悟天狀妙性本自靈者故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修成者故云本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耳。曰此二路詰之者佛意將偕迷悟關頭。曰開發之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爲得將謂性覺本自靈妙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各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覺耳意在各有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有所明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法從此而生矣。曰一切衆

生生歿歿生，泐泐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強起一念，要明其覺狀，有明有覺，能所宛狀，故向下發明能所之妄泐，歷歷分明，則深窮泐性之原也。茲莽名菩提梵語菩提，此云覺，人人皆知修成之佛，不知本有之佛，老人意在真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修萬行，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証菩提，是在先悟妙明爲初心耳，故曰名生。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清涼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任其中，卽雜粵所載東北菩薩任處也。自漢開山，曰來震旦，皈依爲人。



間淨土歲往復者百千萬計至則踏冰躡雪無狀其  
勞非真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  
名粵異艸間錯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  
鮮信非塵寰有也高人勝士栖真養道者徧滿山谷  
列刹壘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窠響泉聲廣長舌  
相晝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真淨土乎山中在在叢林  
向無呂姓名社自晉門棲賢始近有觀來石鏡亭山  
王結金蓮社益由宰官李公所勸公諱茂春河南杞  
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叱之二僧即去惟一不行  
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是夜即生公公生而善號

母時呼曰爾僧性也。至七歲猶常嘯不樂。母每曰僧  
呼之卽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已。後登筮未  
進士。官至鴈。兵憲因遊樓煩。忽自憶往。更乃曰遠  
公生。亏此而結蓮。袪亏匡山。我何忘其故鄉耶。遂願  
結金蓮。袪亏五臺。先聞妙峯大師。遂往皈依。建靜室  
亏靈鷲。已寄焉。既而欲自爲念佛。袪因五臺僧幻。在  
談臺山勝處。言觀來石主人鏡亭。有苦行。公遂歸心。  
卽損貲屬。修蓮。袪效匡山。故吏修念佛三昧。余有雙  
徑之行。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叙其吏。余喟狀。嘆  
曰。寥寥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衆矣。能知歸宿。

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揚馭。截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遠公勸匡山蓮社。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偈十八高賢。現生鹵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洽東來。第一勝叟李公興於百世之下。抖擻濁惡。揭厲樂邦。非具宿世根力。現宰官身。何已。肴此。余知斯社之興。將與一萬眷屬同駕。慈航揚馭。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已。百什計哉。是在長季。振柁不憚餘力耳。

重修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學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亏虛空成者。任者壞。

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泐教  
化衆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充滿亦如網珠交  
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衆生亏一切佛  
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衆生及造十惡五逆三界  
六衢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衆  
生心行不可思議今亏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  
歲暮寺僧祖定訪予京之慈氏樓閣偶談寺之因緣  
則曰其殿廣博猶如空虛莊嚴密緻斗拱攢簇鱗跼  
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蓋始拓亏  
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季矣而各道

之上梁拱之間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  
息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爲莖頭角須眉爪牙飛  
動宛若生莖左右升降嘗遊戲池中寺僧見而叱之  
其莖歸殿而左右錯盤又名之曰錯盤龍殿此其不  
可息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奇向爲粉地管趙  
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悅之兩壁畫瀟湘窳雨圖二幅  
夫人管氏画竹一幅蒔此數百季豈無丹青妙筆而  
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舉耶此不  
可息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呂銅錢累砌成形此固  
成者之心不可息議矣明嘉靖間有人毀其佛者剔

筋折骨墜錢網肉劈羅漢燒煮而食之其人竟感曰  
錢篋搔癢徧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狀世人  
衆神而敬佛雖顛人醉酒尙悚狀知飯而若人者乃  
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  
也悽狀草艸寥落如空太宰五臺陸公過而慨焉卽  
與郡宰官敬莽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輩發願修  
復命比正祖定爲倡導建立之初恩求所已勸業爲  
根據者晁夜大風折古桑一株旦而發之根抵得古  
負重斷碑披而讀之乃唐中和間居士吳言捨宅爲  
寺其基廣九十三晦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清禪

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曰奉爲號者非此莫知其原。斯則木石無情乃應緣而成。吏此情與無情感應道交如水激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由是觀之。其佛土成住剎空業已不可思議。卽其人而知施者。佗者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剎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旦炳狀齊顯。亏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儻纖毫不昧。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始也成者之心固不知。昏黷者之心。而昏黷者之心。又安知昏。今日成者之心。斯則成者剎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卽境觀心正。所謂交光相羅。如露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太。

未來一際平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總議耶？今比正定者，苦心窮慮，欲建空中之樓閣，嚴為外之法身，演无字之真經，倫難息之佛吏，譬若姓空，皇彼繼雲，豈不瞪目成勞？吾意空等亂起，必瀰滿太清，滴水為巖，必橫流大地。是將見妙莊嚴刹，建亏一毫清淨法身，累亏一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眾人等，各各心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任者，壞者，空者，一齊同入蓮



等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海印沙門。此因緣歎未曾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法空無相畢竟無起滅。但已因緣故成壞各不同。佛身如虛空智光如滿月。其空徧一切月光與空等。不擇淨與穢。是水皆現影。豈待清淨池而後方焰矚。一切衆生心與佛智無二。善惡隨因緣業行固不同。一切佛境界生亏衆生心。譬如空中等。依空而出現。初成卽有剎本自空中生。如何今日空不能成勝。更天竺及地獄貴賤衆果報。苦樂諸受用無不從心造。

自佗自受用。莊嚴自汰身。直從各相中。卽登常住界。  
善哉諸佛子。決定信自心。各捨所愛珍。莊嚴佛自土。  
世間皆是苦。無常復無我。生無一物來。死無一文去。  
來去本是空。如何若貪着。遇此大因緣。而不發勇猛。  
一破慳愛根。頓成無上覺。凡是各緣人。

築三澗護生隄引

佛說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三寗。孝順至道。三  
汰。孝順一切衆生。狀則奉佛戒者。不能推及衆生。自  
管隋天台智者大師。唐惟宣律師。宋永明大師。至我  
明獨雲栖大師而已。其放生池。除城中上方北園。其

外則自贖萬工池而弟子居士虞惠園同大壑法師  
濬鹵湖三潭其廣大之心足已度恆沙衆生矣予至  
湖心寺知舊有三捨久廢今欲重建與所度之生伦  
允明幢昨偶有聚沙之夢已成議矣又觀三潭之  
隄甚單薄不能與所放之生伦金湯外護恐春水一  
漲則已度之生尋復漂流苦海矣斯則不惟虛其舟  
功抑終不能收其後效大可息也又且聚沙不可已  
且夕計正在躊躇偶至長明寺會湯養惺居士乃雲  
檣之內親也言及無子將求度脫予歡喜而策之曰  
管佛無子已視三界衆生如一子至今人人皆稱爲

慈父居士何不曰念子之心念一切衆生則將來慈父之偈充滿十方世界矣爲今當念已度之生在三潭者能築保障以防護之使其中衆生如極樂國則彼現存皆偈慈父矣又何俟乎將來乎願居士一唱而顯爲慈父者衆矣是則天宮淨土又何捨目存而別求乎諸存智者一番萬感不俟言之畢矣老人大存所望焉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任持乎陽淨土禪院

序

園中  
作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季曰四方饑饉東鹵多故司

麓告匱 命大開恩例令艸野之民凡有懷材抱藝  
顯效一割之用者聽循例輸粟各授職有差無論方  
之內外卽二氏之徒亦預焉無盡上人晉弓陽楊氏  
子蚤歲祝髮丐郡之淨土院每忠向上乃擔簦百城  
徧叅知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遯迹終南接納五頂  
結法社五十三人窮教海一十二部究徹一心備歷  
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四衆人等願請  
說法乃各捐金遵 明例輸授僧錄覺義爲淨土院  
任持上賴 國家名器爲護法地將呂廣布津梁大  
開覺路都城名藍知識若淨奔潔上人輩咸爲一方

汰徇賀乞不慧爲文。呂贈之曰：聳大雄氏之御世也。迹現迦維，徇被三界，其設教也。主清淨出世，呂廣大圓融，無不含攝，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方而利物，機感交映，如水激月，現不涉恩。惟若觀音之普門，善財之徧禮，由是觀之，其出世之汰，果離世哉。故不杜假名而說實相者，玅在圓悟一心，頓融萬汰，卽世諦而證真如。因衆行而臨極果，固不呂端居無爲。沈酣宗滅者爲得爰，自汰派東流，由漢迄今二千餘載，無論爲教遐敷，卽依汰修持，權實竝運而彰明其道者，又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其教，重其人，其制不一。

惟我——聖祖神宗勅業垂統其法度品詳該羅纖悉其徒繁衍乃立官曰綱領之兩京設僧錄曰統諸郡邑郡邑各設僧綱正會曰領諸寺其品各差選道行俱優者次第授職各各攸司所曰狀者蓋藉世法曰護持佛法正要即世諦而證真諦尸其任者大都曰弘法利生爲能吏即古曰道扇一方者爲之殆非曰名位爲榮也今無盡上人抗忠塵表迹超方外其所曰發明向上第一義諦者固在所祕即其四衆歸皇之誠如器中鏗聲出亏外豈無實而狀哉是必各過人之行詎可曰執假名而昧實相者比耶經云若曰

音聲色相求泐者非見泐也。余故曰：今此四衆若三  
聲色求菩提，各負上人。上人若執假名而說泐，各負  
四衆。聳之負師者，墮負衆者，慢各一亏。此又何曰明  
佛日報。朝廷護泐之恩，乎上人行矣。儻道經金色  
世界，其已毘耶病交之言，質諸曼室，將已普告大衆。  
願各各卽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彼岸也。時  
諸比丘聳此語已，佗禮而去。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有年。始因叅老人，發無上菩提之心。比與  
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鸞禱，丐菩提對，偕庇蔭。



日就清涼之樂。每月半旬。請老人坐對下。據菩提座。揮塵爲衆說修習趣進。無上菩提之。法行。自春徂夏。已四越月矣。上人佗禮言。將徃八桂。訪故人。于青山。白雲之間。且因行。脚隨方。遇緣而度。欲令。聾者。見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爲出世津梁之初步也。老人歡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菩薩。凡各所作。常爲一。更者。謂曰。此菩提心。教化衆生。故爲一大更也。卽出生入死。因此緣此。除此一更。更無餘更。雖身經險道。備歷三途。但各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卽嬰衆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更。皆實。言世出世。

間無有。一恣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耳。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靈知。未始故曰真覺。了然自悟。故名獨覺。朗然大徹。始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故云不覺。不覺則爲凡民。凡民卽衆生也。凡衆生各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有而不自知。可不哀與。不知卽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丐。甞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生歿。甘墮苦海。可不哀與。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斯旨出現世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卽先覺。

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亏物不迷，覺他者則亏物不  
弃，不迷則會物歸己，不弃則捨己從人。由歸己則不  
見吝物，從人則不見吝己，不有物則萬物皆妙，不吝  
己則一己非真，知己非真則己卽物，知物皆妙則物  
卽真，卽物卽真則物非物而已，非己矣。物我皆非，忝  
來無相，萬緣冥宗，一道虛閒。此大覺氏之心宗，諸菩  
薩之妙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呂宋滅  
行，現諸威儀，隨吏利他而爲菩提妙行者也。否則驅  
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長  
苦趣，而非所呂成就菩提，教化衆生之吏業也。上人

行矣。遡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真境；猿嘯鶴唳，滿耳皆真經。獐猩猩所遇皆真佛，水流風動皆廣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是而覺，則處處菩提場，步步極樂國。念念皆真修，吏吏皆真行。又何計其世出世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言乎！儻有所疑，路經湘山，請呂質之無量壽佛。

曷僧綱一山敲上人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季，己亥秋七月望，乃泐性寺住山僧綱一山敲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士及諸比丘四衆人等，各持香粇而作供養，呂祝上

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盂蘭泐會飯十方僧效  
目連故吏曰此爲報親恩醜罔極也余時爲衆講楞  
伽新經罷正曰此爲佛吏聳上人發如是心觀喜贊  
嘆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罵不出我人衆生所謂罵  
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在狀佛所取者慧命所  
住者泐臘故古之高僧曰世罵又曰泐臘盍不拘歲  
季而曰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  
由曰臘不曰季故胥季高而臘少者胥童季而耆壽  
者凡重臘是曰戒爲本也曰戒爲本卽佛之慧命所  
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

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數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品卽頓獲之豈不曰自性清淨而爲佛達自性清淨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已足故耳惟吾佛說泐四十九季末後拈筇曰正泐眼藏仅大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達磨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卽建楞伽壇于其地達磨來必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攜菩提對來栽于壇側且曰百六十季脊肉身太士于此對下出家演最上乘及六祖果發迹于斯若合符節迄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曰此寺爲初地卽達磨之

道汰不泯六祖之真身猶存豈非呂戒根堅固慧命  
延長由古及今呂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  
地卽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  
豈小緣哉余初入粵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呼而不應  
者今予居此不三季而諸僧溘溘一時翕然無論老  
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皆無  
而今適有耶益佛性人人本具但無知識開導耳開  
導之功又在主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時雨降油  
膩榮茂而不自知其然矣今上人季六十一一日發  
如是心作如是行呂佛叟而報親恩呂淨戒而爲壽

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遠之弟子苟觀上人心  
效上人行從少至老由子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原  
原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狀如管之盛時則此法  
中興之機又在今日上人功德無量卽上人之慧命  
無窮矣又豈曰區區世壽爲匹哉乃命弟子通峴居  
士歐起鴻輩各持香箋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蘊絜穩禪人還金山序

余少負遠遊之志已病未能隆慶己巳買舟過金山  
余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掌空孤標獨立真若丈夫挺  
狀頂天立地氣爲山王同公旻公款余居二載諸弟



子從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于  
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真若履玻璃而  
臨縣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季恍忽息之端若夢更淡  
沈瘴海十有二季飲蠻貊而滄毒霰馳火宅而坐炎  
蒸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涼時特以此片石  
長流枕漱于蘆廬壘壁之間爲消塵解煩之利劑也  
惜乎遠隔萬里親舊凋疎音問寥濶嘗念妙高峯頂  
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以當季風味否朕亦無從問  
訊也丁未春莫予蒙恩枉宥禔端州謁制府奉檄  
雷陽已了葺件歸五芋謁臬司巨聽從更維舟珠江

之許適育上人從鶻章持大叅丁公書來謁開函亟  
讀知爲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予感舊興懷誠所謂  
喜心倒劇嗚咽霑巾者也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謫  
回省人間居狀夢幻耳余叟竣還山穩公相隨曹溪  
今且言歸余因叙往叟紀別後之懷曰謝諸故人且  
託問訊亏山靈海若余將返櫂揚子江頭重訪三山  
故吏卒爲驅風伯曰清江流埽浮雲而放明月延我  
亏妙高臺上坐楞伽室曰說藏識海浪汰身境界了  
蘇公與張方平未了公案穩公持此其無乾沒於飯  
糲瓦盃間也儻育問者爲我報道今已須髮皤狀無

復侶當奉粥飯氣矣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粵，忠在疆場，經涉山海，搗芎寇盜，死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復困如陵，凡諸島酋，情形備燁，東倭發難，談者望重，溟若登九天，視其燄，如入火聚，兩粵節制司馬公，日與群僚計畫，咸束手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具得底裏，東吏遂曰：「芎還報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自鳴惟步趨行伍，無復敢言天下吏矣。朕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曰：「振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吏者莫不力言將軍將。

軍恨不曰將軍坐隗上吏既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  
胥言將軍者則亦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曰名  
生忌曰能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偁將軍將  
軍者則又皆曰繩墨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嗚呼  
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吏哉南夷犯順諸肉食者  
色皆墨將軍時在囹圄中子恩胥曰任疆場之肩負  
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力請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  
奔鋒將軍犯重瀉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楊  
大將軍知將軍故不蔽其能而斬馘俘擄之功最亏  
行間將軍竟曰忘身一捩心脈俱竭吏竣一病而歿

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軍至是亦淡知其不偶也。乃負妻戴子而歸。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余非已意。氣許可將軍者。蝨蟻怒臂。已當車轍。孰不知其力不足哉。狀而一怒。已當之非。狂力也。余已。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已。牝牡驪黃。已盡其質哉。余已。是感慨世之皮相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已。倘將軍也行過瞿溪。將別余。適遇于江上。畱連信宿。乃爲詩。已言別。非已將軍能高舉也。辭不及意。笑不在言。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希顏字如愚泰和人三世孤貧篤孝苦心堪輿  
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谷響呂其言有  
徵而更不爽故聽若擊音奇驗非一己亞秋杪因韶  
太守任使君入曹溪曹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其  
山拗開亏梁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鹵天審林無異  
不世道場也余呂凋弊竊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會  
易不經故也呂其左來而右去故始大而終小卽此  
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言形家非直形也  
及出悟一諸篇益見周子之得亏自性之真特籍形  
呂發其奧耳嘗讀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

中且眼不能着纖塵而曰容山河汰身不可呂色相而曰包世界絲是觀之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理之敘誠不可言傳而在妙悟故周子之論山川必本諸真氣真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必資周身之血脉脈之融會而爲穴故凡人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呂啓歿生人之歿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呂化凶吉固其理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一形也會易一氣也歿生一致也呂一氣而視大地則目無全牛呂一穴而視歿生則脉無遺髮若從一葉呂視易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

非在形也在使其形者也原夫四大各徧五行互融皆本亏性情由性昧而爲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形亏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而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理之至也內外五行原出亏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人之生也動而育知得天地之中者則亏一身爲聰明利達故其死也靜而育靈得山川之和者則亏子孫致福壽康寧天人合應其理至斂所云葬棄生氣者其是之謂乎予曰是知世惑亏堪輿而妄爲禍福之論者皆不識一之故也周子之悟一非特爲形家言而其術亦非爲



求形者說，蓋本諸身而求乎性也。故其名曰悟一。旨哉！是則有形之論，苟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祕。後无周子，不能知舍易之實。余謂其書可傳，故三復淡歛而致意焉。特序以發之。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瓌瑋，肩橫一杖，足徧諸方。隨身佛叟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其無量億眾矣。雲行鳥飛，飄狀度嶺來遊，亏粵余睹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燭若明壘，聲音如鐘，聽其議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爲現身說法，察其根

性應已何恣而得度脫卽其所應而度脫之亏儒則  
揭盡性之旨亏老則啓玄妙之樞亏釋則無非佛衷  
乃至邪魔外道鐵腹水潦靡不迎刃摧鋒皇旌息鼓  
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如養由之歟師文之琴拈  
矢應弦理教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衆矣且  
其胸次豁然了无滯礙其來不將其太不畱如古所  
稱得無礙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亏濟瀆之墟  
逍遙亏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  
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癡老人方將曳杖而遊於寥  
廓余遽狀驚覺追之水颺乃哥呂送之哥曰雲之旌

今旃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歛衣對眇眇兮含  
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恩兮神征皇不及兮天際重  
歸來兮夢驚

壽瞽溪旃住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瞽溪旃住持東湖賢公生亏旃丁亥歲今歷四百八十  
十甲子矣七月二十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  
子獨偁公爲最上耆季感公惠教素采亏衆心各各  
歡喜燒香散筭而佗供養一時佗禮請予作具壽因  
緣曰壽公余欣狀爲衆而佗是言曰夫壽者相出亏  
我人衆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

無量壽。是又曰獨何耶。益童壽者。謂童季而耆者。惠也。是曰惠。不曰季。曰無量壽者。是曰心。不曰形也。曰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超四時而不遷。括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真人。悟此心者。萬古不磨。千秋若在。是曰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狀。法身常在。斯豈曰形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是故吾徒爲佛祖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曰世數爲久近也。歷觀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故曰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曰證不生不滅之果。斯

實由生已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法性常生無生則真常永滅斯則永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卽生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真傳一心之要旨也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于曹溪而長于法門老于佛叟由先已身爲衆身故今得已衆壽爲己壽且茲山之衆千人人各有心各具壽誠已衆壽壽公則復已公壽壽衆如是展轉已歷無窮如已一燈傳千燈燈燈相續而無窮無壽此則衆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已是以知八十之季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

衆心已祝公期公已此心而爲壽已公之歲歲歲如  
今壽公之人人人不減回睹世尊拈筭之日非遙六  
祖揮塵之時不遠斯較童季而耆惠者猶已益曉而  
注滄溟也大衆聳說歡喜佺禮持此已壽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蒸飽飲瘴壘顧有漏形  
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倫癸丑夏六月偶患  
背疽若覆盆楚痛難堪醫者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  
先生天性好飲凡已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  
里循循謙讓有古人風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聳

尊者恙得梁先生卽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靈所邀卽請先生視之曰此蠱窠疽也形如蠱竇竇曰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治矣卒早發藥可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言痛痛正言腫腫消言腐腐潰隨病應手無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衆草予視先生之治病瘍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尅期收功若育神焉初先生治數日或舉他醫先生欣欣讓之无難色旣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是知藝高而心虛時從醫未浚請禱再三獨許先生誠天假也感先生之治予病因思古語丈夫處世逢則爲良相不

達則爲良醫方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身也醫治者誰耶卽有盧扁之手舉之未必信信之而未必用況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而收回生之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有神回生之功非一初不賚報積爲余惠顯先生之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治天下國家應手而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今日之活我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日舉一男咸謂冥惠之報也故喜爲先生賀而贈之  
巨言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余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一見卽  
識予爲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南有歐楨伯與  
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余讎人問世先生亦遊宦無  
事焉丙申歲余奉一詔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  
則成千古時晤明瞻爲愛弟也夷山先生豪舉超卓  
翩翩胥出塵之息明瞻則精敏沈潛循循雅飭溶溶  
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默无一語且  
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勛卿萊峰公桂冠歸卜鹵園  
丐菟津與浮丘允祿惟吾王公密邇時時招余齋食  
兩園之間一飯必曰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

二老節義爲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子重而長子重且習子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明瞻八歲能舉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見紫菜峰公子視之及長而菜公且投閒日與明瞻討論古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者鼻之子融其性習此又明瞻養得其重矣無惑乎明瞻不屑屑子輕乎浮俗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固子重爲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而無僞第子壽識尊情浮學誘志故本喪而質淪明消而暗長是則不惟托根失地抑爲所附匪親故日流子

窪下淳滄其污濁致使不磷之體漸磨不溜之質暗垢顛瞑而不寤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已覺親仁釋老所已重離欲也余目睹明瞻亏此十季如一日始終如一念毀譽如一心不已離合异情不已公就貳志卽其攻苦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巨朕而實已親習胥本傳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賚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歿生同條古今一貫已此足徵方外之學非妄談鹵來之宗非迂怪也余與明瞻遊

一紀未嘗一言及于禪。曰：明瞻早，曰：重自珍，又何禪之有。今言別，亦不外此。明瞻志之。

方子振奕斂遂序

余少知方子振童季，曰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稱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及余被放嶺海，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來粵，過訪曹溪，一見居狀心鏡中人，昇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斂，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則知子振之爲奕，曰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化者，謂之

聖道惠無論己若夫藝者左馬曰文聖鍾王曰書聖  
芝絜曰草聖何獨藝而技亦狀若市僚之九養由之  
狀與秋之奕諸皆有述焉奕爭道也凡爭者曰名相  
軋軋則氣勝而實惠鈔子振獨不狀循循雅競不曰  
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曰實  
處勝而若不爭意氣閒閒笑傲自適宵次脩狀局若  
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容往而不  
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斂乎斂矣說者曰奕喻  
兵余則謂奕可類禪益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  
固謂子振之奕曰道而進乎技也余觀子振非獨技

而其人亦狀老氏有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斯其品异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乃而割者又何  
已偁哉予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  
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送堅音慈公任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重興弟子孫氏伯仲  
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浪崖耀公任持莊嚴  
畢備乃聯諸同志結青蓮社背誦妙法等經遵戒定  
慧三學已爲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  
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坐迎子休老丙辰冬予東遊

而來。睹其規矩雅壽，安居精潔，四吏豐美，人境俱佳。爲末法一最勝道場也。讚嘆久之，予了達大師末後因緣，卽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予入山之，二季耀公曰：障緣太，一時檀越皆呈予，令人曰：王之居無向，堅音慈公至，一衆歡喜，懇請公初曰：歸宗爲家山未妥，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乳子喜而謂之曰：大哉法界，曰緣起爲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壯亦曰之。是曰吾佛，曰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曰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修行必曰此心而爲。

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卽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爲一大叟因緣出現世間益特傳此金剛戒耳惟此一戒爲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吾徒爲佛子者苟不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曰無根本故耳卽此社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華律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皆最上一乘發明一心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苒現成公案也公今往矣若秉佛心而爲住持卽其地爲金剛所成身心宋狀是爲入如來室若曰法華爲佛種子則一瞻一



禮舉手低頭皆爲妙行則一切因緣無非佛事了無  
疲厭若已智焰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障自  
息日用頭頭皆真解脫且公繫持行願普門二品已  
專淨業苟已大悲爲心則普視同體冤親等觀了無  
人我之相若已普賢爲行則捐捨身命已供大衆滴  
水普沾何有己之私若已大圓覺爲我伽藍十方  
聚會箇箇無爲又何有亏子孫之業公已如是任如  
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成淨三學圓亏一心萬  
行成亏一念所謂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亏  
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己出

世一大因緣也。當此語揭之佛種堂，未必不爲廣長舌相。

送無言道公任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踞靈山，此優盜羅等爲菩提種子。既達磨，此震旦少林爲菩提初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衆流而歸之。其心大矣。厥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此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二十五世幻休潤大師法流，令人天推擁而任持其家。諸大比丘刹利宰官居士衆皆歡喜讚歎。予來自東方，那羅延堀亦隨。

喜合拿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出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爲人說破靈山百萬衆傳燈千百都皆一喚回頭頓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法與人豈期人人病眼空等且又邀等結果佛祖之心狀哉此則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吾人若不重捨金匱何曰世其家業嗟乎難矣狀佛祖曰法界爲家大地爲業虛空爲量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能度生今公曰赤身而全荷其業拽百川而歸源豈易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息念

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召  
聖公者公其勉諸

送仰崖慶講王回諸祖道影序

咎世尊居忉利三月優闕王恩之不已乃命工者持  
旃檀香徃刻其儔鶯子慮衆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  
遂召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  
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  
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奮之故凡雕刻彩画種  
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旃檀始噫夫豈佛狀哉吾  
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狀故曰心如工

畫師畫出諸形偽。夫形偽可畫。而神通妙用。及度生  
業。又安得而畫之哉。居常闕狀。及讀達師述丁生  
畫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畫。是知神通妙用。度生  
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嚙兮。驚子極盡神力。已  
多人而方成一偽。今丁生已無倫妙力。從一手而現  
多身。慶公亏一念頃。圓成度生業。而達師一彈指  
間。頓使法身彌布。如雲起寒空。影羅秋水。如斯妙用。  
乃法爾神通。如是耶。抑因緣會合。而狀耶。觀者儻能  
覲面不疑。始信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  
行矣。無倦繁興。藉使亏一身。復現多身。將逼冥虛空。

光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公其持此爲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任持大慈壽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季正冲 太上母愛勤鞠育惟

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息無已上醕厚惠下福蒼

生乃薄供養損膳羞出其歆建大慈壽寺將賴三寔

弘護舍庇窮壤寺成選古風淳和尚爲住持居三季

讞世上命其孫本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更在師

任更十二季上祝 萬壽下接四來無厭朝莫卽慈

雲汰雨徧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抒忠效力竭

躬盡瘁已更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病卽臞狀

骨立猶不忍弃。叟達觀禪師隨緣過。慈壽見而驚曰。公何爲至此哉。吾人固重。已忘身爲法。其如生歟。大叟何師。潛狀泣數行。下曰。在。非戀戀浮名。第念一聖恩。隆重香火無託。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孰堪荷寺。叟者。師卽舉其弟子。監寺圓應禪師。請見。乃大喜曰。是豈棄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相馬。云此足當千里矣。卒。各此兒。願復何慮。師聞已。判狀自。凌明日。卽已。其叟奏。聖母可之。旨下。大宗伯檄。應仍授僧錄。左善世。爲第三代。任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聞而歡喜。屬不佞。讚歎之。曰。惟吾佛世尊。已。法界爲。

家。曰戒定慧爲業。曰弘法利生爲務。曰慈悲喜捨爲  
範。曰教理行果爲綱維。三學具。四心圓。四維張。教乃  
昌。夫此家者。曰無心而住。無我而持。任因緣爲進退。  
順機空爲調伏。此至人之能。豈常人可及哉。故正  
法之代。四維張而法道昌。諦觀諸祖。無論童耄。一言  
之下。克紹其業。像法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有  
其人。葉葉相鮮。粵果茂實。且曰無果。至末法。則秀  
實希者。曰教理存而行果闕。網已半弛。將何曰綱維。  
家業。撈漉人天哉。今躋末法。六百餘禩矣。當世尊將  
涅槃時。有六萬億菩薩。顯于末法。影響流通。且又將



佛法仅囑國王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重其人上下一體至我——聖母弘通三審超越卉代琳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爲天下大觀無盡法藏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爲法門之樞紐知識之蘊蘆當其任者持大教之綱維爲四海之觀望殊非細吏應公季甫二十卽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身任之无私己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育世不知心之育身不識不知泛應無稅所謂季童而惠者外實而中虚忘稅類無心汎應類無我不計利害類任緣此真任持之能吏觀禪師所偁樂願力而來者

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爲舟應公爲水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應公業已能負師十季有數豈不能自負哉應公勉矣願造其真履其實爲佛真子任持其家將此身心祝我——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無窮果如是則香幢影動鐘鼓聲飛堦殿橫空鈴音鐸響晝夜無間皆廣長舌轉法輪時也公其勉之

贈大輪端上人任持廣滄寺序

王舍城北有舍曰廣滄乃大知識密藏和尚說法之處和尚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攜其弟子雙案弓公輩止于此豎大法幢人天衆集和尚據師子座

芎公卽領任持，叟接納四方，名傾海內，三十餘季，和尚臘高八十，而道風與日俱大，振芎公謙幻緣，忝復。呂其徒端公繼山門，叟都城耆季，菟萼瑞莽上人輩，咸皆歡喜，乞一言，呂讚嘆之，聳之佛任迦毘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衆，各推所尚，爾乃呂長老偈：空生空生，問佛所任，世尊乃告呂，應無所任，而生其心，不任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任，如是降伏其心，果何任耶？雖狀豈呂無任爲任哉？抑聳佛任大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曰：呂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芎等性智，此所謂任宗。

滅場修无作行。又豈呂有所住而任哉。雖朕上人親授。汰亏審藏和尚。和尚得汰大川禪師。據臨滄正令。揚眉瞬目。一捧一喝之間。五教齊收。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更雙忘。此又豈可呂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擬議其精粗優劣耶。上人果呂此汰任持。是將可呂續佛慧命。上報國恩。誠所謂佛子任持。善趨諸肴也。耆拳聳說。皆大歡喜。卽持此一葉。呂問訊上人上人。其無謂我毘耶病夫。非奪盜之手也。是爲序。

送方山映川汰師幻遊序

幻人徃遊都市。遇方山子。亏大幻場中。相與莫逆。亏

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去方山子卽入如幻大解脫門  
依宋滅場現諸幻變揭大藏亏菟宮受天人之妙供  
幻人方避影東海據長空大谷與煙霞麋鹿爭雄方  
山子聞而喜之卽杖策而來搜我亏窟髮幻人相與  
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窠堅固之覆泛  
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鳥倦則鋪瑤草而臥長  
林鏡則飲醍醐而滄桌棘時或鼓腹指頤拊髀雀躍  
吸鯨波而吞滄海叱大塊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  
殊流詭驟會不知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爲日月也  
又何浮光幻影野馬塵埃而點太清之量哉方山子

喜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時則方山子蹶起而謂幻人曰蚤之不死之鄉非蜉蝣之所擬廣漠之野非螻螟之所知信乎顯當與子歿此耳幻緣未盡姑捨子去終當攜手同歸焉幻人丐徐而進之曰噫吾是哉子作去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彌布纖塵舉而大地全收不分而徧則霏澤霧施不散而周則山岳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法未嘗離于起立處耳子當勉矣无作去來之想也雖朕空筭結實瞖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癡兒之所惑子其行矣試爲彈而刮之若珠破瞖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

子歿于那羅延窟